

近代上海的京剧票友、票房

(1911-1949)

徐剑雄

[摘要] 京剧莅沪后，上海也出现了京剧票友和票房，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始终存在着100多个票房。这时期所形成的中产阶层是京剧票友的主要来源。票房是他们娱乐之所，玩票成为象征他们社会地位的时尚娱乐。票房也是票友联谊、交流信息以及研讨剧艺的空间，票友经常参与社会义演，部分票房成为黑社会势力扩张的工具。从票房可看出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甚至一些细枝末节。

[关键词] 票友；票房；上海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6)04-0087-18

[作者简介] 徐剑雄，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200234

对京剧票友和票房学术界很少做深入的研究，《中国京剧史》只是一般性地谈到京剧票友、票房对京剧艺术的促进作用。^①徐城北是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京剧的佼佼者，但他也是很简略地涉及票房问题。^②《上海京剧志》记录了上海几个主要的票房和著名票友的基本情况。^③某些票友的回忆记述了上海票友、票房的历史概况。^④总而言之，对于京剧票友、票房，人们主要关注其和京剧艺术的关系。本文试图从社会史视角去研究近代上海的京剧票友、票房，梳理它们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票友队伍基本情况和票友心态，剖析票房构成及其社会娱乐功能，探讨票友、票房对上海社会影响。

一 票友、票房的出现和发展

关于票友，《中国京剧史》中是这样说的：“票友，即业余爱好者。据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的。张伯驹著《红毹纪梦诗注》(1988年宝文堂版)载：‘其始在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州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故非伶人唱戏者，以票友称。’”^⑤日人波多野乾一在《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中说：“不以优伶为职业，以道乐而学戏剧者，称为票友。南方名：清客串。”^⑥也有人认为：“清代雍正未接皇位前，即喜与善歌者往还，登位后，因念及这些旧雨，乃发给龙票，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但禁止他们和戏班中人相混，以示与伶人有别。从此，凡好唱而不以此为生者，均被称之为票友。”^⑦这就是关于“票友”的诸多说法，简而言之，京剧票友就是京剧的业余爱好者。所谓“票房”就是票友集会之所，最早出现的是昆曲票房，后来才有京剧票房。“咸同之间，皮黄乘西昆之敝，为歌台主宰，一时风行，四海景从。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嗜

^①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等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23、194-203页。

^② 徐城北：《京戏之迷》，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页。

^③ 徐幸捷、蔡世成主编《上海京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6页。

^④ 参见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罗亮生：《上海京剧票房及票友》(手稿)。

^⑤ 《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22-123页。

^⑥ 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7年版，第123页。

^⑦ 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第220页。

痴者，大有人在，于是召集同好，互相研讨，是曰：票房。”^①京剧和京剧票房发源于北京，后传到上海，“票房之创，昉于北直，风尚所趋，爰及上海”。^②到20世纪20年代，论票房之多、票友人数之众，上海已超越北京，在全国首屈一指。

具体而言，“上海之有票房也，盖在光绪中叶”。^③光绪甲辰、乙巳之间（1904—1905），上海出现第一家票房“盛世元音”，由钱秀山、毛祝三、赵萱党、文幻侠等人发起成立，地址在大新街（今湖北路）迎春坊二弄的一小楼上，有会员20余人，聘孙芝谱、冯二狗等人为教师。继“盛世元音”而起者为“市隐轩”，由夏禹扬、管海峰、陈玉麟、杨国珊等人在跑马厅观盛里口创办的，会员有10余人，有名伶贵俊卿、赵小廉、赵如泉、盖叫天等指导。与此同时，沪宁铁路局的同人办了一个“铁路同人会”，也是业余京剧组织，会员有赵庆华（遂山）、赵萱堂、管西园、董芝初等。不久即与“盛世元音”合并为“遏云集”，会址在贵州路的一个弄堂里。自从“遏云集”成立，上海的票房逐渐增多。屠开征、屠开泰昆仲和罗亮生、梁秉钧、吴润身、唐文羲、萧天呆、朱竹君、李廉甫等人也组织成立了“余时学会”。

这些晚清成立延续至民国的票房为民国初期的票房活动积累了经验，起了示范导向作用，这些票友则均成为民初上海票友骨干。辛亥鼎革，民国肇造，上海相对全国其他地方而言，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更由于存在租界这个特殊政治因素，整个城市呈现一片畸形的繁荣态势。人们的娱乐活动也丰富多样，京剧应时而兴，成长为上海都市流行文化，戏院成了大众休闲娱乐场所，一大批票房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票友队伍也日益壮大。

20世纪10年代最活跃的一个著名票房是“雅歌集”，它由从“遏云集”等3个票房中分离出来的票友创办。宣统元年（1909年）“遏云集”票房的管西园、董芝初、邬稚林和“余时学会”的罗亮生、席少筠及“市隐轩”的夏禹扬等人均脱离原来所属的票房而另起炉灶，在泥城桥西首（今西藏中路、北京东路口）福源里成立了一个“雅歌集”票房，会员100余人，1924年达195人。^④因原址不敷应用，多次搬迁。1912年迁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对面。先后聘请了很多名伶担任教师，有邵寄舟、张德福、周永泉、周宝奎、王焕章、赵玉珊教京剧；蒋砚香、严连生、万子钧授昆曲；司鼓有张润泉、吕阿炳、温元林、潘宏勋；操琴则为陈俊峰、彭玉麟、董来喜、张翰臣、李韶声、王金生、万增峰等人；并延请李鑫甫、陈彦衡、刘永春、小孟七（孟鸿荣）、小子和（冯旭初）、应宅莲等名流为顾问。与其他票房相比，“雅歌集”可谓人才济济，行当齐全，师资雄厚，票友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京剧素养，从表一所列人员可见一斑。1927年，海上闻人袁履登被推选为会长，加强了它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北方名角来沪演戏，都知道有个“雅歌集”是必须前往拜客求教的。

表一：雅歌集著名票友及其擅长行当^⑤

行当	谭派须生	做工老生	青 衣	武 生	净	丑
姓名	罗亮生、宋小坡、陈芷云	许黑珍、席少荪、陈玉麟 胡仲龄、贝一峰	陈志刚 周仲卿	屠开征 王子春	索佳德	鲍鹤林

1911年又诞生一票房——“久记社”（初名“宜楼”），“社员初为九人，均业洋货商者，故曰：久记”，^⑥久记社在屋内建了小戏台，为会员彩排时用，社长钱琴东，副社长顾锡元、何家庸，会员达100人。1915年，“歌庐”票房并入久记社。“歌庐”原为吴降庾、钱琴东、贝笨牛、郑鹧鸪等人所创，社友有李瑞九、邬半克、周梓章等20余人，1915年在爱俪园与久记社合演义务戏，由邬雨辰介绍与久记社合并，1924年定社址于宁波路。久记社成员还有裘剑飞、周剑云、郑正秋、冯叔鸾（即马二先生）、吴我尊、成秋农等戏剧界名流。两者合二为一，实力大增，可与“雅歌集”相颉颃，二者并驾齐驱，同为上海早期有影响的票房。

这时期的票房还有：王玉书、孙豹臣及一批颜料商人组成的“中华票房”；江子诚、王颂臣、林绍

^① 义华：《上海票房二十年记》，周剑云编《菊部丛刊·歌台新史》，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16页。

^{②③④} 义华：《上海票房二十年记》，《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16页，第16页，第18页。

^⑤ 据刘豁公编著：《雅歌集特刊》第1号，雅歌集票房1925年出版。

^⑥ 资料来源：《上海票房二十年记》，周剑云编《菊部丛刊·歌台新史》，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16页。

琴创办的“震环社”；刘云生、王玉书、苏雪安等人的“振声社”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票房”，成员有徐一民、罗铁臣、周仲卿、陈志刚、陈汉涛、赵兆镛、金康候、刑友民、周益级等人。此票房内装置戏台，配以铜栏杆、五彩电灯，沪上票房自建戏台，始于该票房。惜内部意见不合，不久解体，成员散入其他票房。

这些票房经常彩排，除彩排外，有时也外串堂会。1912年，为庆祝辛亥革命，各大票房在新新舞台举行联合会串，是当时票界最盛大的一次彩排，也是海上票界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表二列出了上海资格最老的一些票友和他们的拿手戏，足资证明早期票友技艺不凡。综观民国初期上海的票房，“当然以雅歌集为巨擘，历年最久，会员亦最多，次则久记”。^①

表二：上海资格最老的票友一览表^②

姓氏	别号	拿手戏
文少如	桴海客	《骂杨广》、《梅香节》、《捉放曹》
赵志强	应宜生	《战长沙》、《文昭关》、《天水关》
赵萱堂	云台小隐	《奇冤报》、《捉放曹》
毛祝三	秣陵钓叟	《上天堂》、《双狮图》
夏禹扬	市隐居士	《取成都》、《华容道》、《取三郡》
管西园	戎马书生	《卖马》、《碰碑》
邹稚林	漱石山客	《除三害》、《救母》
鲍鹤林	皖南野鹤	《阴阳河》、《琼林宴》
朱光明	蓬莱居士	《洪羊洞》、《铁莲花》、《打棍出箱》
管海峰	沪滨逸士	《戏迷传》、《拾黄金》
杨润身		《目莲救母》、《法门寺》、《八义图》
周维新		《翠屏山》、《狮子楼》
陈连新	闲乐轩主	《取帅印》、《李陵碑》
陈玉麟	沧海客	《四进士》、《战蒲关》、《盗御马》
许少甫	黑珍	《审刺客》、《跑城》、《群英会》
罗亮生	寒江舟子	《桑园寄子》、《洪羊洞》、《乌盆计》
何如之	笑隐	《打鱼杀家》、《十八扯》
陈维荣	镜湖舟子	《李陵碑》、《举鼎》
席少荪	壮学子	《独木关》、《落马湖》、《连环套》
冯叔鸾	马二先生	《吊金龟》、《乌盆计》、《老黄请医》
陆润生	鹤巢	《飞虎山》、《黄鹤楼》
陶植之	五柳居士	《顶花砖》、《庆顶珠》
陈志刚	嫩绿	《武家坡》、《玉堂春》、《桑园会》
周仲卿	柳营试马	《教子》、《彩楼配》
索嘉德	天声	《盗御马》、《斩太后》
杨亚嵩	春雷	《铡美案》、《探阴山》
王玉书	容膝	《斩黄袍》、《白马坡》、《梅龙镇》
贝玉书	乙峰	《凤鸣关》、《定军山》、
赵云台	客串我	《三叉口》、《金钱豹》
毛乾丰	玩世客	《查头关》、《拾黄金》
屠开徵	兰亭侠隐	《翠屏山》、《金雁桥》、《一支桃》
杨国珊	逍遙客	《翠屏山》、《白水滩》

^① 义华：《上海票房二十年记》，《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17页。

^② 资料来源：天柱：《上海票友调查录》，《戏杂志》第9期，1923年12月；义华：《上海票友调查录》，《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41页。

胡仲龄	一鹤	《庆顶珠》、《盗御马》
李廉甫	静菊	《连环套》、《黄鹤楼》
沈景麟	国风	《黄鹤楼》、《万里封侯》
钱琴东	一粟	《朱砂痣》、《鱼藏剑》
巢汉臣	步郎	《打严嵩》、《桑园会》
许良臣		《天堂州》、《武家坡》
沈豹臣	江啸	《打棍出箱》、《九更天》
俞仁奄	雨痕	《白门楼》、《群英会》
成宝钧	秋农	《洪羊洞》、《捉放曹》
许瑞田	饶平野鹤	《盗御马》、《狮子楼》
范永春	静心客	《教子》、《救母》

上世纪 20、30 年代是上海京剧鼎盛时期，票房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时期爱好京剧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海派京剧代表之一的麒麟童周信芳唱红以后，一时贩夫走卒、市井小民也能哼上两句麒派唱腔：“好一个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三姐不必泪双流，丈夫言来听从头。”去戏院看戏、学唱京剧成为时尚的娱乐，票房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多如牛毛，总数超过 100 有余。(详见文后附录 3)

这时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文化人士也到上海定居，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南下谋生的北方京剧艺人如过江之鲫，名伶纷至沓来，在上海各大戏院粉墨登场。京剧在上海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流派——海派京剧，由渐露峥嵘头角，终至鼎盛，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的又一个京剧表演中心。与此同时，上海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即在洋行、银行、大学、医院、报界、法律界、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和自由商人队伍日渐壮大，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成为票友的主要来源。逊清遗老遗少、流入上海租界当寓公的失意政客也开始跻身票房。

上海票房风起云涌，但相互之间缺少联络，为加强票房之间交流，1926 年 5 月 12 日由数家票房发起，准备组织上海票房联合会，在老北门内逸社票房内设立筹备处。23 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了上海票房联合会创立会。到会者有心心、恒社、律和、逸社、韵声、铎社 6 家票房，全权出席代表 20 余人，公推费席珍为主席，李元龙纪录。会议报告了上海票房联合会筹备经过情形，并通过章程。会议采取评干制方式选举了王凌云、李如龙、何云九、金少初、金元麟、金纯伯、徐品丹、徐悟非、裘剑飞、黄寅荪、叶振循、励和祥 12 人为评议，费席珍、沈乃斌为正副干事长，李元龙、毛啸云为文牍，黄月天为司库，沈睦公为司帐，李剑侯、俞云谷为交际，金从仁、马鉴明为调查，吴一清、易泰为庶务。^①这一举措无疑促进了票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了票房的社会影响。

票房林立，票友云集，票房、票友与社会联系紧密，尤其与伶界交流频繁，报纸不断登载各票房、票友彩排、串演、义演信息，票友、票房进一步融入上海市民社会。票友在这个过程中技艺不断提高，涌现了一批为社会认可的名票，例如：老生行出了演唱谭派靠把戏的孙钧卿，先学马派后宗余派的赵培鑫，擅演做派戏的郭翛修，旦角有唱梅派的杨畹农、包幼蝶。他们除继承前辈票友在唱、念上下功夫外，还注重做、表之功和手、眼、身、法、步之法，力求“四功五法”俱精。后来孙钧卿、赵培鑫下海，技艺颇为时人称道。一些票友跻身戏院经营，当时上海的黄金大戏院开幕，是由孙兰亭、赵培鑫，汪其俊、吴江枫，金元声 6 位名票主持业务的，人称“票界五虎将”。不可讳言的是，由于票友人数激增，与早期票友相比，部分票友京剧艺术素养偏低。

抗战结束后向国民政府社会局登记在册的票房有 76 家，^②还有很多没登记的，这期间票房仍保持在 100 家之上。由于芙蓉草（赵桐珊）、姜妙香、钱宝森、魏莲芳、吴富琴、赵济羹（即赵喇嘛，著名琴师）等京剧名角抗战期间来到上海定居，与当时还健在的瑞德宝、苗胜春、严保福、范叔年、杨畹农、李克昌等人，形成了战后上海票房雄厚的师资力量。^③

^① ① 《上海票房联合会创立会记》，《申报》1926 年 5 月 26 日。

^② ② 参见冯绍霆、宣刚选编《四十年代后期上海京剧票房资料一束》，载《档案与史学》1994 年第 2 期。

^③ ③ 《六十年京剧见闻》，第 226 页。

二 票房组织与票友群体

票房，作为京剧业余爱好者的组织，一般由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知名度的票友发起成立，并为主持人。发起人有经济实力，可以提供资金支撑，如“上海票房”创立时，开办费3000元，由发起人承担；“习韵庐”的所有经济都由发起者王培元主持。发起人还得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对京剧有强烈的兴趣、爱好，并且在京剧艺术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这样在票友中才有号召力和权威。“习韵庐”的王培元是当时著名西医，任职于中国红十字会，曾协助王钟声创办“春阳社”剧团，他编排的《新茶花》在新舞台排演后引起社会轰动。“雅歌集”的罗亮生深邃戏学，夏禹扬广交游。惟有如此，票房才能建立起来。

票房组织相对严密，不仅有发起人来负责票房的全局工作，而且内部分工明确，分设各部，管理井井有条。一般设有社长、评议、总务、会计、教习、交际、理事、剧务、文牍、庶务等部门，各负责人均通过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各有自己的权限和职责。内部制订章程、入会、退会、活动时间都有严格规定，日常活动已成制度化，一般每周小彩排一二次，每月大彩排一次。组织健全是票房运转的保障。

票房实行收费的会员制，会员“须品行端正，具有普遍学识为合格”，^①由票友介绍并得到会长认可方可加入票房。会员须缴纳会费，各票房会费一般每月1到3元不等。有的票房根据缴费的多少将会员分为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权利，如“雅歌集”“有会员、会友二种。会员每月纳会费二元，能享学戏之权利，会友每月纳费一元，则除阅报品茶之外，不能复享他种权利也。”^②会费成为票房经费来源之一，正所谓“会中经费，由会员分摊”。^③票房经费来源之二是票友公演筹集。当票房经费拮据影响到各种活动开展时，票房便组织票友在戏院公演，对外售票。例如银钱业联谊会平剧组为充实经费，曾邀请金融业名票、名媛举行大彩排，在黄金大戏院公演三场夜戏，票价分5角、1元、2元、3元四种。

关于票房类别，林林总总的票房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按行业组织的，这类是最普遍的，且基本是相同的行业成立各自的票房。如海关俱乐部平剧组、沪西厂商组织的怡社、粮食业的粮社、烟酒业的烟社、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平剧组、中央银行俱乐部平剧组、上海邮务职工会京剧社、沪宁杭甬两路同志会京剧部、商务印书馆工会京剧科、华商电器公司工人联益社平剧组、四明储蓄会平剧组、文艺界名流组织的天马会、电影界组织的明星歌剧社，还有教育系统的沪江大学国剧社、交大京剧部、南市民众教育馆平剧组、精武体育会京剧部等。二是由票友独资开办或集资合办的，前者如名票孙均卿等组织的斌社票房，名票高峙青、胡菊荪组织的景天票房，名票徐无生、张启良创办的声社票房等，巨商袁履登等组织的申商俱乐部京剧部、林康候的大社、周祥生的祥社也属此类；后者如亦社、德社、大众票房等。三是同乡会下属的，如宁波同乡会的甬社、湖州同乡会的湖社票房、无锡同乡会的大成剧社等。其他还有工部局华员总会平剧组、青年会京剧部等。

了解了票房后，我们再看看票友群体的基本情况：

票友是当时的中产阶层。^④政治经济的巨变使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社会阶层出现结构性变化，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大致包括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等。他们或经商，积累了相当财力，或在洋行、银行、大学、医院、报界、法律界、政府部门工作，拥有固定的高薪。这个阶层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票友的主要来源。票友最大的开支是登台演唱。和职业伶人不同，票友登台唱戏、参加堂会都不收取报酬，人称“清客串”，并且要自费准备行头。登台一次，各种耗费如场面、梳头、前后台执事、检场人、戏中零碎等是相当可观的，“故票友多拥有中人以上之产能为之，穷人子固无此资格也”。“票友只求游戏，游戏之外必有正当职业、技能”，^⑤否则是没有资本玩票的。票友客串登台，非常讲究，往往花费重金添置华丽行头，还要叫上亲友捧场，亲友赠送花篮、银盾、镜额、

^①① 《雅歌集简章》，《雅歌集特刊》第1号。

^{②③} 遇庵：《上海之票房历史》，《戏杂志》第8期，1923年8月。

^④ 偶尔也有工人组织票房，如“阜丰厂青年工人组织一个票房，请人教唱戏。每人每月出钱五角，参加的工人很多”。见朱邦兴等编著《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3页。

^⑤ 马二先生：《票友之研究》，周剑云编《菊部丛刊·剧学论坛》，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28页。

对联等物，以表示倾慕之情，大家相习成风，在票界甚为普遍。海上石漱生曾为之感叹：“盖迩来票房林立，顽票者太半富有手面之人，以是日形阔绰也。”^①牙医陶植之是票友中老前辈，习武生，相当富有，每学成一剧，就根据角色、剧情需要特制行头若干套，费用惊人。邹韬奋1921年在纱布交易所在做英文秘书时月薪120元，那么我们不难看出下列票友他们的职业在当时都能获得丰厚的收入，可以保证他们票戏所需：“盛世元音”会员20余人，几乎清一色买办，^②多在西人洋行或客帮当号谋差；“中国体育会”会员多在工部局当差；“中华票房”都是颜料商人；“雅歌集”会员100多人，“均执商业界之体面商人”。^③笔者据1925年版的《“雅歌集”票房15周年庆特刊》作一统计，其会员中中学教师1人，律师3人，保险公司工作5人，银行工作10人，其他176人分别在洋行、公司、丝栈、绸缎局、糖号、药房、铁行、车行等处做高级职员或自己当老板。^④更有身兼多职者，如票友王廷魁是静安寺路国际大照相馆的主人，并任大陆报编辑，兼任万国商团中尉队长和翻译队长之职，^⑤他的收入当然可观。票友第二大开销是会费、赞助费，票房一项重要支出就是教师薪金，几占总支出八成，所以一般票房想得以维持必需会员赞助、捐款。由于当时票友费用很大，没有中等以上收入者无力而为，也无心而为。1911年，上海工人月工资为12元到22元。^⑥1939年很多公司职员“薪水在40元以上的不满十之二三”，^⑦需要典贷来维持半饥寒的生活，对于那些食不裹腹或为生计、为一家人生存而愁穷叹苦的市民来说，票友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光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

京剧伶人队伍中初期是没有女性的，女伶出现滥觞于上海，近代上海京剧女伶蔚为大观，女伶登上城市舞台改变了京剧伶人队伍性别结构。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观念在城市社会中得到认同，反映在票友队伍上就是大量女性进入票房。许多名门淑媛从喜欢看京剧，发展成京剧女票友。像“天马演剧会”的陆小曼、曾创办“春秋戏剧学校”的王吉女士都是海上女名票，除了这些在社会上较有名的女性外，还有很多富家女性成为票友，票友身份为女性社交提供了极大便利，票房成为女性走向社会的一个平台。女票友朱雅南经常在恒社、中华等票房里票戏，其艺深受众票友钦佩，她由此成为交游很广的新女性，初次来沪的坤角常由她引见拜会上海闻人以寻求支持。女票友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拿手戏，经常在堂会或义演时现身氍毹，一展风姿。1930年3月20日《申报》这样记述凌府堂会几位女票友的票戏盛况：“如英小姐，西皮慢板，彩声四起；延芳女士，《起解》，扮相秀丽，行腔运调，颇似玉霜，乃女票友中不可多得人才；爱真馆主、娥云馆主，《坐宫》，芸英小姐《骂殿》，珠圆玉润，初次有此成绩难得矣；延芳小姐、如英小姐，《御碑亭》。”1939年1月25日夜晚，黄金大戏院演义务戏救济难民，有张竹青、徐蕴慧女士、尚慧贞小姐等京剧票友参加。^⑧也有女票友下海的，如吴继兰女士，即海上著名的浦二小姐，某女中毕业，中西文俱佳，擅长书法，她的戏学自冯子和，腔调模拟梅兰芳，柔婉清越，不同凡俗，“隔壁闻之，固一完全梅兰芳也”。^⑨吴继兰扮相端庄，很适宜于青衫戏，她是著名京剧演员顾正秋的启蒙老师。再如华慧麟，下海后走南闯北跑码头，享誉京、沪、汉各埠。争当票友也是女性展现自己学识修养、内在魅力的方式。20、30年代上海女影星中如袁美云、宣景琳、王熙春都是京剧名伶出身，唱戏和演电影都很精彩，引起其他女影星们的羡慕，她们皆以能登台票戏为荣。此风渐及舞界，很多舞女也向票房靠拢，舞女陈慧珍因为能舞不能歌，终觉遗憾，便拜师学艺京剧，成为票友，还登上大舞台为龙华医院义演。^⑩女性当票友，张爱玲是深有体会的，她曾这样写道：“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这京戏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

^① ① 海上石漱生：《上海戏园变迁志》，《戏剧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8月。

^② ② 买办仅年薪和佣金一年就达1到5万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企业等收入。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23-1524页。

^③ ③ 遇庵：《上海之票房历史》。

^④ ④ 具体见文后附录2，尽管有些人具体工作不详细，但他们无疑是商人或高级职员。

^⑤ ⑤ 《记名票王廷魁》，《戏剧画报》第6期，1940年2月。

^⑥ ⑥ 参见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科院出版1985年版，第232页。

^⑦ ⑦ 《职业生活》周刊第2卷第19期，第392页。

^⑧ ⑧ 《票友义务戏花絮》，《申报》1939年1月28日。

^⑨ ⑨ 《申报》1929年12月16日。

^⑩ ⑩ 《舞星演剧记》，《申报》1930年7月10日。

你研究一辈子。”^①声音语气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些有票戏经验的女性的自豪和矜持。

谈到近代上海京剧票友，一个特殊票友群体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那些遗老遗少、寓公、旧文人、政客、巨商、海上闻人。这批人要么是为了附庸风雅、打发时间而玩票娱乐；要么是为了找回逝去的士绅感觉而当票友；要么是为了在紧张残酷的官场、商海外找一块平静松弛的娱乐空间而进票房；要么为了积聚势力而组织票房。这些人包括：袁世凯次子袁寒云，京昆皆优，在上海票界颇有影响；李鸿章侄孙李瑞九，是“久记”骨干，他家每天伶、票两界人士云集，^②丝竹之声彻夜不休；李鸿章曾孙李石泉，亦痴迷京剧，时人称他“翩翩年少，学贯中西，对于戏剧一道时时揣摩，颇加苦工”，^③他天资聪慧，曾在两个月内，就学熟了10余折戏，拿手的有《投军别窑》、《落马湖》、《白水滩》等；李鸿章另一后裔李家载也是海上言派名票；江梦花曾宦游南京，为端方文案，票戏艺术甚高，后下海为伶；先后任淞沪盐运副使、中国实业银行经理的孙履安，精于丑行，是个超级票友，其宅第安丰里成了不是票房胜似票房的地方；^④海上闻人杜月笙的生活三部曲就是抽鸦片、会客、唱戏，^⑤当票友是他一大嗜好，他的恒社集中了一批身为军政大员、工商巨子的票友；虞洽卿、王晓籁、袁履登等浙江巨商也组织了“申商”票房。这个特殊的群体有雄厚的资金满足票房的各类开支，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组织彩排、堂会、义演，对票界甚至伶界都有影响。

在上海这样的商业社会，这么多人争当京剧票友，其心态是有差别的。一方面，部分票友清高自矜，以京朝派正统自诩，这实际是票友面对那个时代传统文化传承和革新的心态反应，在他们心里“中国剧乃世界上最完备最美丽之戏剧也，可言举世无敌、盖世无双。”^⑥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坚持，促使他们极力研究和弘扬京剧。文化修养高的票友对戏剧的钻研很深，对剧情、角色心理等把握恰倒好处，演来自然真切。票友广泛的社会关系、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社会三教九流都有了解，演来逼真、神似，所以常以师者之态去评判职业伶人。对于海派京剧，他们不敢苟同，甚至斥为旧剧叛徒。“夫海派京剧则真刀真枪、联弹怪调，直杂乱矣；魔术布景、全本狸猫，直粗俗矣。”^⑦这就是他们对海派京剧的看法。他们在唱、念、做、打、服装、脸谱等各环节都以京朝名伶为嚆矢，以酷似前辈风范而津津乐道，规行矩步，言必称“派”。他们希望继承早期票友是伶人之师的传统，认为“保存旧剧者，必将有赖于票友。”^⑧另一方面，部分票友只是附庸风雅，“有些贵族化”，“摆老爷、少爷脾气，出风头、讲奢华。”^⑨所谓“出风头”，就是“出其所长，以炫耀于人，因而得美满之赞誉以自鸣得意者。”^⑩“出风头”是近代上海人突出的特性，大出风头“足以显示出一个人超越、突起的魅力，既是极大的精神享受，又能转化为可观的物质财富。”^⑪在上海这个盛行追求奢侈、名利的商业都市里，票友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社会风习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部分票友也是夸奢比阔、讲排场、出风头之风的推动者。票友的社会地位居于中上层，相对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充裕的休闲时间，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玩票是高档消费，是时尚示范，是地位、修养和成功者的体现，因此票友的资格就愈发显得难能可贵，也使得票友踌躇满志，醉心于在舞台露脸亮相，以能粉墨登场为荣事。登台时，为满足虚荣心，争面子，则极尽宣扬鼓吹，不惜铺张，花篮、银盾等列满舞台。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处、新旧交错的大都市，中西文明在此交汇融合，新旧价值观念在此冲突衍变，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文化现象必然在票友身上有所体现。

^①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 江上行：《旧上海的票房与票友》，《上海滩》2000年第4期，第43页。

^③ 刘恨我：《记票友李石泉》，《申报》1928年10月3日。

^④ 孙曜东口述、宋露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⑤ 江上行：《几个当票友的大亨》，《上海滩》1989年第7期，第46页。

^⑥ 《上海生活》第2年第7期，1938年11月20日，第75页。

^⑦ 何海鸣：《皮黄剧之过程与趋势》，《雅歌集特刊》第1号。

^⑧ 《旧剧之危机与票友之责任》，《雅歌集特刊·高山流水》，雅歌集票房1930年出版。

^⑨ 小票友：《讨伐现在的票房和票友》，《戏剧周报》创刊号，1936年10月9日。

^⑩ 胡祖德：《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⑪ 罗苏文：《石库门：寻常人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三 票房与票友的娱乐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娱乐活动，“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①京剧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戏院成为都市各阶层民众公共娱乐空间，京剧票房的出现、兴盛拓展了以京剧为娱乐的空间。如果说戏院是大众以戏为乐的园地，那么票房则是少数“有闲阶级”借戏为乐的天堂。

票房的存在满足了都市中一个富裕的有闲阶层的娱乐需求。这个阶层是在上海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像一般市民那样去戏院看看戏，而要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娱乐享受——看戏，懂戏，研究戏，还要演戏，从中展现自身才华，陶冶性情，体验表现自我的愉悦。潘光旦认为，近代娱乐方式虽多，但要具备3个条件才能满足一般人的胃口：一是必须本人能参加；二是个人可以自由参加，不必组织团体；三是要具备相当的艺术意味。^②当票友恰恰满足了这3个条件。当票友最初大都为游戏娱乐，陶冶性情。票友在社会上有令人羡慕的职业，谋生的技能，家给人足，衣食无忧，他和职业伶人心态迥异。伶人以唱戏为生，“对社会上无论何人要周旋‘人缘饭’，票友则不然，大不了无人请教、不能过戏瘾。但闭门自唱自听，人又奈何哉。内行唱戏必关注社会风气，票友则我行我素，不管流行。”^③说到底，票友图的是快乐，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正当娱乐，而不是把京剧当作谋生的技艺。所以，有些票友虽不是演戏的材料，也无天分，但是敢于登台献技，结果往往不伦不类，让人捧腹大笑，票友自己恬然不以为怪，只是找乐子而已，“此亦上海票界之特色也”。^④票房，成为那个时代中产阶层休闲的处所，它给了票友莫大的寄托和慰藉，使他们难以割舍。上海被日军攻陷后，动荡的时势让一位票友不禁想起了他4年心血所寄的铁路票房，因为那个历史悠久的票房曾是他和同事们消闲娱乐的地方，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欢乐，弹指之间，一切已成过眼云烟。

票房是票友高尚娱乐的处所，“盖海上票房大都以消遣娱乐当前提”。^⑤作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一个人口众多的商埠，商业发达，竞争激烈，人们需要各种娱乐活动来缓解工作紧张的压力。在劳作停息之余、茶余饭后总要寻找打发时间的活动和处所，“通都大邑，人才荟萃，政工商学各界从业者繁，每当执业余暇，身心无从归来，势不能不觅一娱乐消遣之处”。^⑥青楼、赌场、酒馆、戏院、影院、公园等是都市各色人群消闲之所，但青楼、赌场藏污纳垢，为旧上海一大痼疾。辛亥鼎革以来，社会新思潮不断涌入，上海社会已经对烟赌娼的危害形成共识，“其结果必至于荒废职业、损害身心”，因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⑦的妓寮、赌场逐渐为大众所深恶痛绝。在中上层人士看来，他们要寻求一种更高尚的娱乐才能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玩票便是其中较多数人的选择，几个兴趣相投的人集中起来，创办一个票房，求哼唱之娱，享丝竹之乐。“久记社”的成立即源于9个志趣相投的商人对于京剧的业余爱好，戏瘾渐深，便租赁一屋成立票房，其目的就是闲暇时娱乐，不刻意求精求深，“不过公余之暇共同研究戏剧胡琴，各有所好，并无曲师负教导之责”。^⑧“雅歌集”也是为了同人公余借丝竹弦歌“洗涤嚣声以遣逸兴”。^⑨票房为票友提供了一个娱乐的空间，每日公余之暇，大家集合一处，或一起吊嗓子、清唱，或一起彩排，你方唱罢我登台，不仅全身心放松，而且能够提高技艺。票友在票房乐此不疲，互相熏陶，而那些有害的充满危险色彩的光怪陆离的游戏场所自然也就绝迹不去了。票房内可附设击弹、书画、阅报、丝竹，这些足以舒畅脑筋、扩大眼界、焕发精神。它把娱乐和健身溶为一体：鼓动丹田，流通气血，可保终身无虞；引吭一曲，百忧俱消，定能延年益寿。总之，票房提供给票友的娱乐“非但节约金钱，又不致荒废职业，且能陶冶性情、健康身体，岂非一举数得，诚有益无损唯一之消遣也”。^⑩孤岛时期的上

^{①②} 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3页，第231页。

^③ 马二先生：《票友之研究》，《菊部丛刊·剧学论坛》，第28页。

^④ 小隐：《海上票友谈》，《晶报》1919年7月21日。

^⑤ 小票友：《票友应铲除不良习气》，《戏剧周报》第1卷第2期，1936年11月。

^{⑥⑦⑩} 曲缘：《票房与社会之关系》，《戏杂志》第8期，1923年8月。

^⑧ 菊园：《久记票房七年纪》，《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22页。

^⑨ 《雅歌集简章》，《雅歌集特刊》第1号。

海，票房更成了当时苦闷的中产阶层娱乐之所，因而票友李嘉善、李师善昆仲假座“大千社”，邀集梅派青衣雅集清唱这样一次小活动，人们即感叹“际此孤岛生涯枯闷无聊，有此集合，盛事焉！”^①票房承载了他们的怀恋、困惑、悲欢、愤懑、抗争和希望。

在票房的定期彩排是票友的集体娱乐。“能够称为一个完整的票房，至少需要三部分人的参加：唱的，伴奏的，在一边‘看着玩儿’和‘瞎起哄’的。”^②三部分人组成了娱乐集体来进行一场集体的娱乐，角色不同，目的一致，各得其乐。定期彩排是每个票房的基本活动，通过彩排来检验票友的技艺，相互交流帮助，在实践中提高演唱水平。而票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充分体验参与的乐趣，享受展现自我的愉悦和满足。当时戏剧刊物和报纸频繁报道票房彩排消息，像《申报》上几乎每周都有几个著名票房的彩排报道，这对于票房的彩排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彩排成为票友司空见惯的一项集体娱乐。

另外，参加堂会也是票友自娱、娛人的娱乐活动。一些富裕之家每遇喜事即举办堂会，邀请票房参加串戏，票友也乐于在这种场合表现自己，和亲朋好友一起娱乐。“兰社”仅1925年就串演“堂会共二三十次”，^③可见其娱乐活动频率是相当高的。

票房林立成为五色斑斓的上海一景，而票友的娱乐活动构成了上海都市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四 票友、票房与上海社会

票友、票房的应时而生，与上海社会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察波观澜，可以列出以下几点：

票友、票房的存在促进了上海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伶人多出身穷苦，文化水平低，与票友比较，相形见绌。而票友知识素养较高，对京剧虽是业余爱好，“然其戏剧之知识，恒突过于伶工，即其技艺，亦在寻常伶工之上”。^④近代上海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浸润，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人们伦理观念的进步，娼优并视的观念在淡化，伶人社会地位提高。上海票房逐渐增多，大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票友，有的下海为伶，鬻艺歌场。

表三：知识分子票友举要^⑤

人物	出身或职业
“春雪社”的陈道安、王颂臣、许良臣、林绍琴、罗亮生、江梦花、吴我尊、欧阳予倩、冯叔鸾	均为知识阶层人士
“天马演剧会”的江小鹣	留学法国，是著名画家、雕塑家
陆小曼、徐志摩	著名文人
“明星歌剧社”的郑正秋、周剑云	戏剧家、评剧家、电影导演
“如是”票房的顾慕超	圣约翰大学毕业，习医
戎伯铭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电报局工作
梅派青衣票友杨畹农	复旦大学毕业
张厚载	北京大学肄业

表三列举的部分知识分子票友仅是整个票界之冰山一角、沧海一粟而已。由于票友的文学、美术、音乐素养很深，他们对京剧的剧目、表演、唱腔、服装、脸谱、舞台布景等各方面均能作深入的考证和研磨。首先，票友对上海京剧的改革和创新卓有贡献。欧阳予倩集编、导、演于一身，编排了很多古装京剧，采用民族音乐和舞蹈，并革新舞台布景和灯光技术，在京剧舞台上别树一帜，可与梅兰芳媲美，

^① ① 《申报》1941年8月5日。

^② ② 徐城北：《京戏之迷》，第109-110页。

^③ ③ 《申报》1926年1月28日。

^④ ④ 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7页。

^⑤ ⑤ 资料来源：江上行：《旧上海的票房与票友》，《上海滩》2000年第4、5期；徐幸捷、蔡世成主编《上海京剧志》，第450、465页。

人称“南欧北梅”。范石人对余派唱腔有独到研究，他还整理编写了许多京剧剧本。^①郭沫若“经常和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林树森、陈鹤峰、刘斌昆、周五宝、吕君樵等人一起切磋技艺，马连良曾与他探讨京剧服装改良问题。”^②林绍琴、江梦花对青衣新腔多有创造，杨畹农对梅派声腔有独到的研究。其次，票友对职业伶人予以直接指导。程君谋曾为孟小冬、陈大濩说戏，孙履安为丑行京剧名伶授艺，徐凌云教授程砚秋、周信芳、钱宝森等人昆曲，以提高他们的技艺。上海著名的票友孙仰农为了京剧不惜舍家弃业，出资组织票房，出钱供养一批落魄的老伶工教票友唱戏，传承了不少绝技。据其后人回忆，长年住在孙家的老伶工、老艺人有30多个。^③另外，票友对上海京剧过度商业化倾向进行了抵制，批评“恶性海派”，提倡保存国剧，吴我尊等人还参与组织了上海国剧保存社，这对上海京剧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票友、票房的存在对京剧伶人有很大影响。“伶人唱戏为衣食，票友唱戏乃消遣，前者未免媚俗，后者一本在我。”^④这是职业伶人与票友的区别之一。早年，票友与伶工之间界限分明，票友地位是很高的。伶人以接近票友为荣，伶人向票友请益，是早期南北票界向例，伶人得名票指点迷津，颇有脱胎换骨之感。票友经常评判职业伶人演技之优劣，并且长篇累牍地在报刊上发表剧评，乐此不疲。从这方面来看，票友的褒贬直接影响着伶人在当地的演出状况，能否唱红、站住脚跟，与此大有关系。难怪乎，伶人到票房拜客成为当时海上伶界一大景观。梅兰芳第一次来沪就拜访了两家老票房——“久记社”和“雅歌集”。^⑤梨园界广为传播的一段故事足以说明票伶之间的利害关系：1921年，余叔岩自京来沪，进丹桂第一台演戏。余叔岩与雅歌集很早就有联系，“嗣后因雅歌集应华洋义赈会之请演义务戏数日，以充赈款，恐即以本集人物登台不能号召叫座，乃预先约定小余加入，小余允，该集又特制银盾一座。以作酬庸之品。不意小余临时托故不来，大为该集仇恨。迨去年小余受亦舞台之聘二次来沪，照例又往该集拜客，先投名刺，该集以小余有负该集，即将名刺当众撕做数块，闭诸门外，不容进门，小余大窘，又恐登台受辱，乃托人向该集赔礼始得了事，即此一端已可见该集在上海戏剧界中之势力矣”。^⑥余叔岩自此回京后，不复来沪。

票友、票房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义演。票友在娱乐的同时，还将票戏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举行赈灾助学义演。19世纪中叶，西风东渐，近代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也传至上海，西人在上海多次举办慈善义演，赈济本国和中国灾民，此举影响着上海市民公益观念的生成。在有识之士倡议下，上海京剧伶人开始效法西人举行义演，受其感染，京剧票房利用自身优势，集合票友，也积极举办赈灾、助学等义演。久记社票房在这方面最为当时票界称道，“每遇公益善举，戏剧、丝竹两部，必往效力。”^⑦他们在1921年开办义务小学，周剑云任校长。每至夏季，票友们深入贫民中送诊给药，所有经费由票友捐助，并每年为筹款演剧一次。1923年4月20日，久记社在新舞台演剧，为义务学校筹款，适逢天雨，仍座无虚席，甚至台上也卖客座，“总计卖出戏票四千余张，门售也有二百余元。”^⑧最难可贵的是他们还不辞辛劳坐船到苏州吴江县为一学校筹款而登台义演，表四列出的是经常参加义演功劳卓著的久记社票友。而雅歌集对公益善举也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据统计，1909至1924年间举办大型赈灾、助学义演共计12次。^⑨

表四：久记社经常登台义演的社员简表^⑩

生	青衣	老旦	净
钱一粟（兼丑）、叶一舟、陈陪文（兼老旦）、何芥园、赵声甫（兼丑）、汪朴厂、华颂尧、李鱼目、李瑞九、裘国良、陈镛保、陶友成、朱敬奇（兼丑）	何雨声、余少璋、邹佛缘	吴绛庚、孙菊轩（兼生）	贝笨牛

^① ① 2004年11月采访范石人先生谈话记录。范石人：《余派声腔艺术研究》，刊载于《江苏文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② 2004年11月24日访问京剧艺人谭金霖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③ 孙曜东口述、宋露霞整理《浮世万象》，第65页。

^④ ④ 《有望于海上票界》，《戏剧春秋》第33期，1943年11月30日。

^⑤ ⑤ 参见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⑥ ⑥ 遇庵：《上海之票房历史》。

^⑦ ⑦ 菊园：《久记票房七年记》，《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22页。

^⑧ ⑧ 《戏杂志》第8期，1923年8月。

^⑨ ⑨ 《雅歌集大事记》，《雅歌集特刊》第1号。

^⑩ ⑩ 资料来源：菊园：《久记票房七年记》，《菊部丛刊·歌台新史》第22页。

票房还成为票友社交联谊、交流信息的场所。近代上海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外地人口，这些移民为了生存和互助，建立了各自的同乡组织——会馆。上海又是一个商业都会，出于竞争与合作考虑，商人们建立了同业组织——公所。这种按同乡或同业组织活动的习惯也影响着票房的组建宗旨，所以票房基本是按同乡或同业组织的，这样会馆、公所的职能在票房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按同乡组织的票房往往借彩排集合票友敦睦乡谊，增进了解。“锦社，社员清一色的常州同乡，吴洪欣、谢敬亭、龚志良、周培成、傅维新、王春娥、费心廉、邵锦源、张庆才、王小樵、周祖望等人，假座湖社彩排。”^①这则彩排消息尽管说明社员是为娱乐而集中起来，但从侧面揭示了锦社票房是常州同乡联谊之所。在这样一个空间、时间，同乡聚在一起，不可能不谈及家乡桑梓的情况，在浓郁的乡情中增进了了解、敦睦情谊，也容易帮助解决同乡中间存在的矛盾和困难，还能就家乡的重大事宜达成共识。按行业组织的票房为票友提供了联络聚会、交流商业信息、洽谈生意的场所和机会，雅歌集票房成立时制订的简章中确定“联络商情”^②为其宗旨之一。票房提供的娱乐缓解了商场激烈竞争而产生的紧张、戒备的情绪和心理，从而在欢声笑语中达成互信，增进友谊，加强合作。票房频繁的彩排把票友集中起来，大大超过了他们在会馆公所聚会的频率，他们在票房有更多交流商业信息、洽谈生意的机会，票房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成了重要的环节。

一些票房为黑社会势力所控制、利用。黑社会势力通过票房、票友来影响上海京剧市场和控制戏院，并利用票房、票友义演来扩大社会影响，沽名钓誉，这在旧上海是公开的秘密。苏智良在谈到上海黑社会时曾说：“黑社会除沿用旧的帮会体制外，又别开生面的创设社团，以积聚势力开拓前途。”^③票房作为集合各行业人物的团体，引起黑社会人物的觊觎。一方面，黑社会创设票房，利用它扩张势力，增强控制力，票房成为其扩张势力的一个工具。1923年，杜月笙表面为了附庸风雅，体现他“衣食足而知礼仪”，创办了恒社票房，实际上是为了更易于集合掌控徒子徒孙。恒社票房成员达300多人，除部分名票外，多为政、军、工商界上层人物，且多为杜的门徒。1932年，恒社票房扩大，成立“恒社”。恒社票房为“恒社”所属之团体，实际是其核心，目的和作用在于加强杜门人士的联系，供给经常聚会的地方，以便于集中号召指挥。^④恒社最初设在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宅后面，采用俱乐部形式，活动偏重在京剧票房，也有赌博设备。在成立初期，京剧名角马连良、高庆奎、高联奎、谭富英，名票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都参加了恒社。抗战胜利后，由宋美龄发起，孔祥熙、杜月笙等具体负责，为所谓的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募款。杜指挥恒社，在天蟾舞台义演筹款，梅兰芳、程砚秋及梅的弟子杨畹依、程的弟子赵荣琛合唱《四五花洞》，轰动一时。从恒社票房我们可以看出黑社会创办票房的初衷。另一方面，黑社会通过金钱扶持、渗透，取得票房社长、主持的头衔，借此染指、控制票房，扩张自己的势力。上海早期规模较大、历史最久的雅歌集票房，1927年由杜月笙的密友袁履登任会长；旧上海规模最大的律和票房，成员最多时达1000多人，社长是张啸林、杜月笙；兰社票房负责人为孙兰亭（名票五虎将之一，曾加入青帮）；申商票房主持为虞恰卿、王晓籁、^⑤袁履登；中华公票房由张啸林、俞叶封、尤菊荪控制；逸社票房由洪门五行山山主徐逸民组织；怡社票房由青帮人物孙以乡组织。票房、票友对于京剧发展、京剧名角、戏院都有影响，从而为黑社会所看重，因为控制了票房、票友也就控制了上海的京剧市场。更为深远一点来看，票友多为商界和文化界人士，这也便于黑社会在商业经营和社会舆论领域呼风唤雨。

票友、票房是京剧南来上海后的产物，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上海中产阶层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京剧与上海社会关系的一斑，为我们全方位观察20世纪前期上海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①① 《戏剧春秋》第34期，1943年12月5日。

^②② 《雅歌集简章》；《雅歌集特刊》第1号。

^③③ 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④④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

^⑤⑤ 王晓籁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每月给他1600元。见郁咏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第254页。

附录 1：雅歌集简章

- 1、宗旨：本会之设专备诸同志于公余之暇伦叙一堂，互相讨论，借以增进智识，联络商情为宗旨。
- 2、定名：本会为同人以公务余闲借丝竹弦歌洗涤嚣声以遣逸兴，取雅歌投壶之义命名为雅歌集。
- 3、资格：凡入本会之友须品行端正，具有普遍学识为合格，并须由本会会员介绍得会长认可方可入会。
- 4、职员：本会举定正副会长各一员，评议长一员，评议八员，财政一员，会计一员，正副剧务主任二员，庶务二员，文牍二员，招待四员，调查二员，聘请剧务教习二人，琴师二人，鼓师一人。
- 5、权限：会长有统辖全会事物之权；评议长有议决全会大小事物及对于会内有未善之事随时发言之权；评议员有遇重要问题预先建议咨请会、议长酌定时间通告征集全体特别会员意见，特别会员意见得议长裁夺实行；财政员有主持全员金融之权，未经会长许可，不准私行收支，互相移划情事；正副剧务主任专管串剧事宜；庶务员有经理会内，置办一切应用物件并管束人役之权；文牍员专管往来信札、笔墨等事，招待员专管招待宾客之事；调查员专司调查入会诸友品行，以及有本会损益者须得随时报告会长并评议长主持办理，毋得徇情隐饰，致碍会规，此外，如教习琴、鼓各师则专以教授剧艺为事，各归专责，勿得绕越而违规矩，各职员中举有正副者，倘遇临时正职员别有要事不克莅会，则应以副者暂行代理其事，毋得推委。
- 6、会费：分全年、半年、按月三种缴法，全年二十元，半年十元，按月二元。入会时如愿每月缴费者须预付三月，嗣后按月照缴。倘因事不能时常到会，中途脱离本会者，得详明理由，并将未缴会费补足，始可由会中公布生效。因事远出者不在此列。
- 7、开会：本会每逢春季开纪念大会一次，每月朔望开常会一次，由会长或理事通告。倘遇特别要事则由理事长、会长随时酌订时间，专函征集全体会员公议裁决施行。
- 8、选举：本会各项任事职员均以一年为期，届时专函通告，邀集全体会员开大会改选，如果各职员在事勤劳昭著，足孚众望，得分别公举留任。
- 9、时间：本会以每日下午五时至十二时（星期或放假日则于午前九时至晚间十二时）为各会友聚集之时。
- 10、脱会：凡会员有欲出会者，必于一个月前来会宣告并具脱会理由书，否则次月会费仍须照缴，不得饰词延宕，以重会款而免效尤。
- 11、规则：无论会员及来宾均祈循尊本会规则，谨订数条于下：(1) 本会于开会集议及研究剧艺之时不准任意高声谈笑，致扰秩序。(2) 会员等不得引领品行不端及衣履不整者来会参观。(3) 会中所备一应器具书报等件不得私携出外，亦不准暂时移借，以免散漫无稽。(4) 在会诸君不得借本会名义在外招摇生事，免因个人而毁全体之名誉，否则一经察出，定必公同议罚或即令出会。

（资料来源：刘豁公编著《雅歌集特刊》第1号，雅歌集票房 1925 年出版。）

附录 2：雅歌集会员一览表（1924 年）

姓名	供职处所	姓名	供职处所
王振翔	九江路6号博良律师事务所	王有根	爱多亚路4号福家洋行
王心达	南京路余心里同福泰号	王瀛佐	仁记路丰年保险公司
王纯卿	仁记路25号克雷斯律师事务所	王衍庆	九江路江西路口杂福洋行
王舜卿	法大马路信孚洋行	王晓籁	宁波路同和里大来丝号
左伯明	宁波路葆太和丝栈	王 薇	仁记里中孚银行楼上惠丰洋行
田菊泉	虹口头坝上衍康铁行	王子廷	北京路四明银行
王珊龙	苏州城内古市巷	夏子斌	天潼路106号振华油漆公司
王慈民	法大马路信孚银行	夏宝芹	仁记路21号公平洋行
孔镜清	圆明园路通和帐房	徐毓麟	厦门衍庆里源康油号
包澄甫	河南路吉祥里泰康祥丝栈	徐鸣皋	九江路16号绪丰丝号
史邦俊	南京路兆芳照相馆	徐懋堂	黄浦滩大英银行

朱静	梧州路2号六丰丝厂	徐益三	法大马路信孚银行
朱聊馥	汉口路10号克昌洋行	徐贊华	四川路腾凤里同康泰丝号
朱孟芳	北苏州路协源祥火油公司	徐鹤盘	宁波路振裕祥丝栈
吴老圃	九江路老介福绸缎局	徐叔理	抛球场吉祥里震昌丝栈
李文翰	洋泾浜4号瑞林洋行	唐菊寅	北苏州路唐晋记铁行
李竹铭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唐宝昌	北苏州路唐晋记铁行
李翰卿	福州路中国营业公司	唐铨昭	黄浦滩中国通商银行
沈豹臣	四川路91号拜耳洋行	席少荪	河南路庚丰符号
沈麟书	东新桥街源记自来水公司	席子明	六津路鼎元庄
何震东	沪杭甬南站车辆科	翁松寿	仁记路22号景泰洋行
阮凤人	四川路汉冶萍煤公司	孙雨阶	河南路183号正记行
周理安	文监师路长春里	高月	黄浦滩麦加利银行
周勤洁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秦怜苹	黄浦滩麦加利银行
周范九	三马路泰和洋行丝楼栈房	奚雨臣	九江路16号緒丰丝号
吴惠迪	黄浦滩通商银行	马纪英	洋行街大丰永号
吴椿龄	仁记路22号景泰洋行	屠开征	南京路科发药房
李星槎	北京路怡和丝楼	屠开泰	南京路科发药房
李筱庚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陈文纬	鸿兴路华孚饼干公司
李振声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陈欣生	南京路陈祥记车行
沈景麟	南市万豫码头万豫酱园	陈芷云	北京路怡和洋行丝头间
沈志康	北四川路泰兴印刷所	陈似兰	广东路海满洋行
吕正鹏	北京路怡和丝楼	陈勇三	爱多亚路37号联益支件公司
沙秦笙	河南路183号六河沟煤矿公司	陈载湧	四川路腾凤里同康泰丝栈
金兆旭	南京路山西路口大隆绸缎局	陈如松	兆丰路物华第二厂
邵贞源	南京路余兴里同福泰号	陈子桢	山东路大北储蓄会
林植斋	四川路汉冶萍公司	陈景塘	仁记路22号景泰洋行
竺通甫	南京路外楼醒醒大菜社	陈康海	黄浦滩三新纺织公司
居裕炳	新北门户家弄居炳永隆号	张天放	南京路科发药房
步伯勳	法大马路协祥货号	张秉衡	五马路39号百茂洋行
柳枝荣	南京路余兴里公平泾租帐房	张春笙	宁波路326号鸿昌五金行
施兴宝	四川路武林洋行	张季和	汉口路美仁里康记古玩公司
范松龄	宁波路华昌贸易公司	张调梅	江西路B2号骏源洋行
范铭元	四川路拜尔洋行	张慕莲	甘肃路国民印刷所
胡仲齡	黄浦滩麦加利银行	陆梦榴	福州路源吉泰五金号
夏舜扬	爱多亚路7号万国储蓄会	陆鸿飞	工部局律师写字房
夏文标	爱多亚路环球汽车公司	巢汉臣	圆明园路8号瑞丰报关行
夏瑞清	江西路B2号骏源洋行	陶廷耀	洋泾浜亚细亚火油公司
许冠群	黄浦滩三新纺织公司	罗德增	南京路德川源号
许雪帆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罗惠英	黄浦滩麦加利洋行
符宝麟	北苏州路唐晋记铁行	罗似兰	北京路益昌祥丝栈
曹恂如	北苏州路河衍庚铁行	罗廷文	河南路宝源祥丝号
汤景潜	宁波路同和里大来丝号	严振夫	四川路协和洋行
汤圣裁	东西华德路汤鼎隆米行	严鉴卿	民国路瑞伦承珠号
冯钊华	云南路会乐里勤康机器油行	苏颖杰	民立中学
冯保之	宁波路永春庄	苏聚福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杨金川	五马路39号百茂洋行	顾重庆	江西路卫勒保险公司
黄宝镛	黄长盛米行	顾叔苹	北苏州路怡和打包厂

黄菊人	河南路河沟煤矿公司	顾漫鹤	爱文义路惠然轩
黄清馨	四川路汉冶萍煤公司	谢瑞森	北四川路丰年保险公司
黄注东	法大马路信孚洋行	严庚生	新闻路庚庄里
黄吉文	北京路福荫里泰丰丝号	钱树森	新重庆路威益里727号
傅其霖	华安水火保险公司	钱志清	北苏州路慎余里813号
彭久诏	江西路公安洋行	裘梦吉	北京路鸿兴里
叶藩昌	北京路怡和丝楼	杨莲生	白尔蒲路1号
叶逢春	黄浦滩麦加利银行	杨嘉芳	马德里1148号
万会亭	四川路汉冶萍煤公司	曹汝舟	四川路腾凤里124号
贾明坤	法大马路信孚洋行	陆志钦	新闻路新康里
董芝初	法界永安街长江公票局	陈颂山	小东门西姚家弄居敏里2号
赵引年	北京庄顺里润昌裕金号	陈萼楼	白克路新康里
赵国桢	带狗桥兆钧泰号	席玉书	牯岭路6号
赵嗣源	无锡大河上号	唐伯寅	北苏州路慎余里813号
管奎骐	二马路绪丰丝栈	翁心雄	梅白克路鑫益里512号
管培昌	民昌里德昌永丝栈	姚溢川	静庵寺路新康里117号
管西园	北京陇海铁路总公司	姚达斋	交通路103号
郑仲彝	四川路腾凤里同康泰丝栈	邵芷湘	七浦路恒庆里1003号
郑雁如	小东门李庚记糖行	金又珠	浙江路和康里256号
刘孟坚	新闻路公茂盐栈	匡文华	贝勒路义和里9号
刘豁公	南洋烟草公司	朱少云	大沽路142号
蔡缉臣	仁记路22号景泰洋行	朱继华	云南路会乐里271号
蔡佑人	广东路1号康福洋行	吴润身	七浦路顺裕里785号
厉百川	美电洋行	王益甫	交通路103号
潘荫棠	四川路德昌永号	王莲福	牯岭路余庆里160号
钱宗英	江西路B2号骏源洋行	王思培	爱尔近路庆祥里156号
钱子山	仁记丰年保险银行	丁紫垣	马霍路崇仁里1弄1家
郭玉堂	外白大桥怡丰玻璃号	郑观仪	海宁路156号
薛淦生	五马路咸康颜料行	陈镜澄	四川路中和里77号
薛春生	厦门路衍庆里益泰花厂	张仲英	山东路290号
谢永森	北京路中华第一针织厂	张伟铭	老垃圾桥天乐里103号
励渔笙	南京路汇利木器号	许黑珍	云南路育仁里1号
罗亮生	广东路汇通洋行	鲁仁甫	白克路祥康里
刘德孙	梅白克路	张德才	
刘彤云	裕佑路	盛怀兰	
潘子伊	闸北新民里	黄伯元	
朱祖根		王荫阶	
吴杰臣		严福裕	
金君堂		鲍奇芳	
马润生			

资料来源：刘豁公编著《雅歌集特刊》第1号，雅歌集票房1925年出版。

附录3：近代上海京剧票房简表

票房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地址
盛世元音	光绪年间	钱秀山、毛祝三	大新街迎春坊
雅歌集	1909	管西园、夏禹扬	爱多亚路
品社	1911	周树三、毛竹三、钱秀山	平望街
天籁集	1911	朱光明、鲍鹤林	汕头路
韵天集	1911	钱化佛	跑马厅观盛里
春阳社	1911	陈道安	
久记社	1911	钱琴东、顾锡元、何家镛	宁波路
震环社	1911	江子诚、王颂臣、林绍琴	
振声社		刘云生、王玉书、苏雪安	
春雷社		张翰臣、王又宸、许良臣	
鸣和社		管海峰、毛乾丰	
铁路同人会	1912	赵萱堂、管西园	上海铁路文化宫
中华票房	1914	王玉书	居仁里
紫社	1916	江梦花（紫尘）	威海路
上海票房	1919	徐一民、罗铁臣	顾家弄
俭德会	1919		北火车站左近
中国体育会	1919	徐耀祥	
习韵庐	1922	王培元	大新街迎春坊
恒社票房	1923	杜月笙、徐品丹	老西门
群记票房	1923		浙江路
兰社	1923	孙兰亭	北海路
律和票房	1923	张啸林、杜月笙、徐幕邢	爱多亚路
逸社	1923	叶人杰、何云九	
京胡京剧研究社	1924	林如松	南林里（男子、女子部）
辛酉社京剧部	1924	金长康、孙连德、沈颂芳	
正谊社	1925	贝一峰、袁铁兰	
铎社	1925	俞锡麟、徐子仪、顾慕超	小北门方浜路梨园公所对过瑞祥里。
韵社	1925	李兰亭、颜森兰	大通路新康里1072号
如是票房	1925		蓝维靄路
江海关总会京剧部	1925	单泽普、杨玉楼	
心心票房	1926	徐拓庵、秦秋田	老北门晏海街。
普益票房	1926		大东门紫霞路谈家弄
大同票房	1926	孙钧卿	新北门
韵声票房	1926	杨子芳、周惠山	民国路奋仓街
乐社票房	1927	李如龙、俞志行	东福致里
美和票房	1927	沈玉、郭秋声	北泥城桥
雅风票房	1927	孙永章、朱锡棠	南市小南门外九华路
天马会	1927	余上沅、苏少卿、吴我尊	
邮务京剧社	1927	蒋树德、金炳章	
尔尔社票房	1927	吴晦庵、胡梯维、邱咪苔、徐耐庵	
咏声票房	1928	李如龙、吕松声	西门方浜桥孔家弄
交大京剧部	1928		校内
申商俱乐部京剧部	1928	袁履登	
灵社、	1928	姚伯麟、冯子臣	

华商电器公司工人联 益社平剧股	1928		
天蟾票房	1929	顾月波、樊毅、谭云龙	三马路民庆里
红社	1929	王雪尘、吕松声、徐品丹	望平街264号
上海银行京剧部	1929	郭维藩、游伯群	北四川路蓬莱路口
集智社	1929	张抱中、金润初	沪北
吟声剧社	1929	张见云、吴雪香	爱多亚路合兴公行内
精武体育会京剧部	1929		
三余学社	1929		北四川路大德里
新新票房	1929	张心影、徐宝孙	
明星歌剧社	1929	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	明星公司内
六五社票房	1929		
平社票房	1929	凌云程、庄旭旦	
海关同仁票房	1929.10.10	丁贵堂、步履中	南京西路479弄10号
友声旅行团京剧部	20年代末	孙钧卿、刘占虚	劳合路
大新票房	1930	张心影、张晓风、魏松年	
商务印书馆工会京剧 科	1930	陈梅芳、李侠风、徐珍江	
声社	1930	徐无生、张启良	爱文义路成都路口
春江花月社票房	1930	吴我尊	北四川路底同济路92弄2号
大成剧社	1931	徐锦冒	七浦路无锡同乡会
沪江大学国剧社	1932	王晓籁、袁履登	沪江大学
华社票房	1931	郭远振、张伯虞、顾鹤年、程 幼甫	贵州路150号楼上
斌社票房	1933	孙均卿、朱士良、张师翰	五马路金龙街
湖社	1934	沈莘田、包小蝶	贵州路
麒社	30年代初	张中原	静安寺大观园
华社票房	1934	徐心甫、庄觉平、李印九、汪 家俊、唐思浩	云南路裕德里
四明储蓄会平剧社	1934	毛履祥、鲁森林、吴子良	南京路总会
公余平剧研究社	1934.8	沈介孚、梁克锦	虹口长阳路432号
大众票房	1935	杨树良	南市斜桥斜徐支路60号对面
景天票房	1935	高峙青、胡菊荪	
庚和集	1936	陈伯庵	
剑社票房	1936.12	杨桂生、杨拱人	武胜路承启里3号
和社票房	1936	陆克明、张威东	杨树浦路1809弄12号
震社	1936	顾秀顺、赵时刚、马金福	
萌社票房	1936	陈文良	牯岭路人安里22号
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平 剧组	1936		
升社	1939	徐幕觉、高宏炳	
公余社票房	1939.9	朱丽文、陈中和	中正东路1060号5楼54室
沪社票房	1940.4.27	费席珍、张瑞鸿	武胜路79号
文怡社	1940	裘守怡、周圭文	前身为奉化国剧研究社，抗战时移 沪更为今名
沪社票房	1940	袁履登、叶俊、史致富	
怡社票房	1941	孙以芗	

大千票房	1941	姜屏藩	
平和票房 ^①	1941	顾祯祥、朱传茗、李元龙	
畅社票房	1942	鱼文荫	
亦社票房	1942	虞成章、邵宗麟	永平路13号3楼
皓社票房	1943.12	朱秉明、商啸风	巨鹿路162号
锡社票房	1944.3	张锡臣、陈佑龄	西藏中路东武里10号
襄社票房	1945.3	桂襄卿、苏玉轩	民国路33号2楼
大同剧艺社	1945.9.1	洪帮彦、严维民	麦琪路沪江一村7号
中国电谊社平剧组	1945.9.15	郑佩民、叶友才	静安寺路591弄103号
振社票房	1945.9.15	张国斌、朱德芳	柳林路60号
丁社票房	1945.10	王梅卿、苏正章	小沙渡路566弄5号
秋声集	1945	黄桂秋	
梅剧进修会	1945	杨畹农	
匡社	1945.10	魏稚青、包介眉	贝当路964弄71号
合众票房	1945.12	忻秋镛	天津路405号煤业大楼4楼
星集平剧研究社	1945.12		凤阳路238号
乐天集票房	1946.1		北京路819弄4号
中国银行国乐会	1946	杨文豹、庄继周	外滩15号
济社票房	1946.1.1	刘济铭、舒昌玉	黄陂南路482弄3号
复社票房	1946.1.1	孙钧卿、陈宝谦	金陵西路140弄7号
兴社上海分社	1946.1.1	王晓颖、许伯明	贵州路英士纪念堂
崇社票房	1946.1	张祖安	福建路427号
联众社票房	1946.1.1	王忠元、王子襄	广东路云南路口福裕里22号
韵社票房	1946.2.1	黄韵园、李国梁	林森中路1412弄静村19号
正诚票房	1946.3.15	王知本	威海卫路270号正诚社
义社票房	1946.3	郁庆镛	林森中路花园里1号
一社国剧社	1946.3		中正中路423弄16号
巩社票房	1946.4.20	万德煌、蒋菊影	长宁路苏家角14号
春秋集票房	1946.7.1	李永祥	广西路349号天天饭店
文社票房	1946.7	李兰惠、曹福生	济南路200号
和鸣社票房	1946.8.24	厉麟土、周文治	牯岭路52号净土庵
交通部电信同仁平剧研究社	1946.9.1	王鸿志、王书坤	东横浜路114号
鲁社	1946.9.1	訾瑞霖、李鹏飞	西门路429号山东同乡会内
公余联谊社	1946.11	史济福、翁敏如	直隶路71号2楼
绸业票房	1946.12	朱馨初	宁波路430弄6号
海关同仁俱乐部	1947.1		西藏路宁波同乡会
三蝶华社票房	1947.2.1	包小蝶、包幼蝶	静安寺路静安里5号
晓声票房	1947.2	毛家华、包小蝶	林森中路（淮海中路）461号601室
烟社票房	1947.2.	翁滋有、胡永年	宁波路487号
蒲社票房	1947.5.11	王克绍、钱康寿	蒲石路570弄蒲园内4号
建社平剧票房	1947.5.30	张建德、姚鹏	中正南二路441号
互进票房	1947.6.1	俞巨源、姜维乔	天津路405号2楼5室
羽声票房	1947.6	周至行、李伯忠	九江路50号
长风票房	1947.6	古兆鹏、李颂陶	广东路20号6楼604室

① 1935年9月1日，《申报》报道“平和票房”为黄灾筹赈义演，此“平和票房”为蒋大丰、程泰升等创办。

胶社票房	1947.7.1	王靖东、颜景星	金陵东路196弄5号
生生社票房	1947.7.15	王寄一、李葆生	武胜路85号
剧艺票房	1947.9	吕君樵、丘玺	北四川路横浜桥1844号
永久票房	1947.9	朱慕安、肖钦尧	林森中路622弄28号
布社票房	1947.10.20	董久峰、潘士浩	山西南路49号
润声票房	1947.10	朱培之、王君可	芝罘路鼎余里5号
兰友票房	1947.11	吴鸿源、吕维藩	金陵中路111号4楼
清韵票房	1947.12	吴鸿生、方诚根	虹口柘皋路181号
立社票房	1947	张盛连、钱祖培	兴业路80弄50号
艺社	1947	田汉	
祥社票房	1948.1.1	周祥生、张开勋	陕西南路63弄8号
漫声票房	1948.1.1	陈大濩、童煦庵	江苏路良友别墅11号
拂尘票房	1948.1	敬毓鸣、陆寿昌	福建南路129弄9号
上海电力公司京剧组	1948.2		电力公司内
同社	1948.2	曹国琛、吴训谦	孟德兰路83弄6号
匡社平剧组	1948.2.18	原洗凡	浙江中路63弄10号
同社票房	1948.2.1	曹国琛、吴训谦	孟德兰路83弄6号
大中华票房	1948.2.25	黄伯勤、沈堃	徐家汇路1102号
辰余票房	1948.2	朱玉龙、洪嘉鹤	河南路锦兴大楼503室
统乐票房	1948.3.1	徐润芳	九江路230号
莎乐美票房	1948.3.1	徐草夫、黄德荣	四川北路915号2楼
东吴平剧社	1948.3.15	马裕民	昆山路146号东吴大学法学院内
聪训票房	1948.4	高视清、方能任	北京西路240弄12号
云集票房	1948.5.1	徐朗西、范明尧	浙江北路61号
兴祥票房	1948.5.1	龚兴祥、龚九如	吴淞路411号
丑荟票房	1948.7.23	孙老乙、刑紫衡	南京西路1168弄5号
大社票房	1948.7.28		南京西路136号
啸嘯票房	1948.9.20	毛啸岑、胡树白	圆明园路149号建国保险公司内
云和票房	1948.10.	钱康寿、田汉英	黄陂南路598弄44号
联义票房	1948.11.21	佟金铭、王懋	虹口金山路礼查村7号
琴雨票房	1948.11.	唐微雨、吴叔琴	吴江路161弄22号
洪社票房	1948.11.15		浙江南路49弄16号
星六集票房	1949.1.22	周文治	牯岭路52号
立初票房	1949.3.15	何立、朱有方	露香园路196号
武集票房	1949.4.24	杨良章、周荣芝	云南中路7号

资料来源：徐幸捷、蔡世成主编《上海京剧志》，第76-78、82-83页；遇庵：《上海之票房历史》，《戏杂志》第8期，1923年8月；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续集》，学者书店1947年版，第33页；《申报》1923年至1942年；冯绍霆、宣刚选编《四十年代后期上海京剧票房资料一束》，《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期。

注：上表票房地址均为当时路名。

(责任编辑：段 炼)